



# 华夏文明之源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

编委会

主任：连辑

副主任：张建昌 吉西平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永强 王正茂 王光辉

刘铁巍 张先堂 张克非

张兵 李树军 杨秀清

赵鹏 彭长城 雷恩海

策划：马永强 王正茂

# 总 序

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甘肃作为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不仅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而且参与谱写了华夏文明辉煌灿烂的篇章，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甘肃长廊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历史上一直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汇的锋面和前沿地带，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历史舞台，不仅如此，这里还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交汇融合之地。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因此，甘肃不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华夏的“民族走廊”（费孝通）和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而且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通道和纵深。

自古就有“羲里”、“娲乡”之称的甘肃，是传

说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的诞生地。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文化，拥有 6 项中国考古之最：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业标本、中国最早的彩陶、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中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中国最早的“混凝土”地面、中国最早的绘画，被称为“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迹”。兴盛于距今 5000—4000 年之间的马家窑文化，以其彩陶出土数量最多、造型最为独特、色彩绚丽、纹饰精美，代表了中国彩陶艺术的最高成就，达到了世界彩陶艺术的巅峰。东乡林家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青铜刀，被誉为“中华第一刀”，将我国使用青铜器的时间提早到距今约 5000 年。从马家窑文化到齐家文化，甘肃成为中国最早从事冶金生产的重要地区之一。不仅如此，大地湾文化遗址和马家窑文化遗址的考古还证明甘肃是中国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是中亚、西亚农业文明的交流和扩散区。“西北多民族共同融合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甘肃的史前时期”，甘肃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四坝文化、沙井文化等，是“氏族、西戎等西部族群的文化遗存，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此交融互动，形成了多族群文化汇聚融合的格局，为华夏文明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田澍、雍际春）。周秦王朝的先祖在甘肃创业兴邦，最终得以问鼎中原。周先祖以农耕发迹于庆阳，创制了以农耕文化和礼乐文化为特征的周文化；秦人崛起于陇南山地，将中原农耕文化与西戎、北狄等族群文化交融，形成了农牧并举、华戎交汇为特征的早期秦文化。对此，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前者“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礼仪与道德传统”，后者“铸就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两者都为华夏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自汉代张骞通西域以来，横贯甘肃的丝绸之路成为中原联系西域和欧、亚、非的重要通道，在很长一个时期承担着华夏文明与域外文明交汇融合的历史使命。东晋十六国时期，地处甘肃中西部的河西走廊地区

曾先后有五个独立的地方政权交相更替，凉州（今武威）成为汉文化的三个中心之一，“这一时期形成的五凉文化不仅对甘肃文化产生过深刻影响，而且对南北朝文化的兴盛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张兵），并成为隋唐制度文化的源头之一。甘肃的历史地位还充分体现在它对华夏文明存续的历史贡献上，历史学家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慨叹道，“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期，中原魏晋以降的文化转移保存于江东和河西（此处的河西指河西走廊，重点在河西，覆盖甘肃全省——引者注），后来的河西文化为北魏、北齐所接纳吸收，遂成为隋唐文化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华夏文明曾出现断裂的危机之时，河西文化上承秦汉下启隋唐，使华夏文明得以延续，实为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链条。隋唐时期，武威、张掖、敦煌成为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国际化都市，中西方文明交汇达到顶峰。自宋代以降，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全国经济重心遂向东向南转移，西北丝绸之路逐渐走过了它的繁盛期。

“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这是甘肃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生动写照，也是对甘肃历史文化地位和特色的最好诠释。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里的历史文化累积深厚，永靖恐龙足印群与和政古动物化石群堪称世界瑰宝，还有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文化、世界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东方雕塑馆”天水麦积山石窟、藏传佛教

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的拉卜楞寺、“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道源圣地”崆峒山以及西藏归属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历史见证的武威白塔寺、中国旅游标志——武威出土的铜奔马、中国邮政形象代表——嘉峪关出土的“驿使”等等。这里的民族民俗文化绚烂多彩，红色文化星罗棋布，是国家12个重点红色旅游省区之一。现代文化闪耀夺目，《读者》杂志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舞剧《丝路花雨》《大梦敦煌》成为中华民族舞剧的“双子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甘肃境内蜿蜒900多公里，孕育了以农耕和民俗文化为核心的黄河文化。甘肃的历史遗产、经典文化、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观光文化等四类文化资源丰度排名全国第五位，堪称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总之，在甘肃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形成的始祖文化、黄河文化、丝绸之路文化、敦煌文化、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等，以其文化上的混融性、多元性、包容性、渗透性，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融汇着古今中外多种文化元素的丰富内涵，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甘肃历史的辉煌和文化积淀之深厚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也要看到，甘肃仍然是一个地处内陆的西部欠发达省份。如何肩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国家战略，担当好向西开放前沿的国家使命，如何充分利用国家批复的甘肃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这一文化发展战略平台，推动甘肃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和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成为甘肃面临的新的挑战和机遇。目前，甘肃已经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与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统筹布局，作为探索经济欠发达但文化资源丰富地区的发展新路。如何通过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使华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得以激活，成为融入现代化进程的“活的文化”，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指出，华夏文明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实际上是我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

建设能够缓冲迅猛的社会转型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使传统文化在保护区内完成传承、发展和对现代化的适应，最终让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活的文化”。因此，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原则应该是文化与生活、传统与现代的深度融合，是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统一。要激发各族群众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创造热情，抓住激活文化精神内涵这个关键，真正把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发展体现在整个华夏文明的挖掘、整理、传承、展示和发展的全过程，实现文化、生态、经济、社会、政治等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华夏文化是由我国各族人民创造的“一体多元”的文化，形式是多样的，文化发展的谱系是多样的，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因此，要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华夏文化与现代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华夏文化现代化的自身逻辑，让各族文化在符合自身逻辑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的问题，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中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实现文化传承保护的生态化，避免文化发展的“异化”和过度开发。坚决反对文化保护上的两种极端倾向：为了保护而保护的“文化保护主义”和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忽视文化价值实现的“文化经济主义”。在文化的传承创新中要清醒地认识到，华夏传统文化具有不同层次、形式多样的价值，建立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不是在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洪流中开辟一个“文化孤岛”，而是通过传承创新的方式争取文化发展的有利条件，使华夏文化能够在自身特性的基础上，按照自身的文化发展逻辑实现现代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来总摄、整合和发展华夏文化的内涵及其价值观念，使华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得到激活，尤其是文化精神内涵得到激活。这是对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的理性、科学的文化认知与文化发展观，这是历史意识、未来眼光和对现实方位准确把握的充分彰显。我们相信，立足传承文明、创新发展的新起点，

随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推进，甘肃一定会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段”，再次肩负起中国向西开放前沿的国家使命，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创新与传播谱写新的壮美篇章。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策划编辑了这套《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丛书”以全新的文化视角和全球化的文化视野，深入把握甘肃与华夏文明史密切相关的历史脉络，充分挖掘甘肃历史进程中与华夏文明史有密切关联的亮点、节点，以此探寻文化发展的脉络、民族交融的驳杂色彩、宗教文化流布的轨迹、历史演进的关联，多视角呈现甘肃作为华夏文明之源的文化独特性和杂糅性，生动展示绚丽甘肃作为华夏文明之源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和异彩纷呈的文化图景，形象地书写甘肃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和突出贡献，将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神奇的甘肃呈现给读者。

按照甘肃历史文化的特质和演进规律以及与华夏文明史之间的关联，“丛书”规划了“陇文化的历史面孔、民族与宗教、河西故事、敦煌文化、丝绸之路、石窟艺术、考古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河陇人物、陇右风情、自然物语、红色文化、现代文明”等13个板块，以展示和传播甘肃丰富多彩、积淀深厚的优秀文化。“丛书”将以陇右创世神话与古史传说开篇，让读者追寻周先祖文化和秦早期文明的遗迹，纵览史不绝书的五凉文化，云游神秘的河陇西夏文化，在历史的记忆中描绘华夏文明之源的全景。随“凿空”西域第一人张骞，开启“丝绸之路”文明，踏入梦想的边疆，流连于丝路上的佛光塔影、古道西风，感受奔驰的马蹄声，与行进在丝绸古道上的商旅、使团、贬谪的官员、移民擦肩而过。走进“敦煌文化”的历史画卷，随着飞天花雨下的佛陀微笑在沙漠绿洲起舞，在佛光照耀下的三危山，一起进行千佛洞的千年营建，一同解开藏经洞封闭的千年之谜。打捞“河西故事”的碎片，明月

边关的诗歌情怀让人沉醉，遥望远去的塞上烽烟，点染公主和亲中那历史深处的一抹胭脂红，更觉岁月沧桑。在“考古发现”系列里，竹筒的惊世表情、黑水国遗址、长城烽燧和地下画廊，历史的密码让心灵震撼；寻迹石上，在碑刻摩崖、彩陶艺术、青铜艺术面前流连忘返。走进莫高窟、马蹄寺石窟、天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北石窟寺、南石窟寺，沿着中国的“石窟艺术”长廊，发现和感知石窟艺术的独特魅力。从天境——祁连山走入“自然物语”系列，感受大地的呼吸——沙的世界、丹霞地貌、七一冰川，阅读湿地生态笔记，倾听水的故事。要品味“陇右风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神奇，必须一路乘坐羊皮筏子，观看黄河水车与河道桥梁，品尝牛肉面的兰州味道，然后再去神秘的西部古城探幽，欣赏古朴的陇右民居和绮丽的服饰艺术；另一路则要去仔细聆听来自民间的秘密，探寻多彩风情的民俗、流光溢彩的民间美术、妙手巧工的传统技艺、箫管曲长的传统音乐、霓裳羽衣的传统舞蹈。最后的乐章属于现代，在“红色文化”里，回望南梁政权、哈达铺与榜罗镇、会宁三军会师、西路军血战河西的历史，再一次感受解放区妇女封芝琴（刘巧儿原型）争取婚姻自由的传奇；“现代文明”系列记录了共和国长子——中国石化工业的成长记忆、中国人的航天梦、中国重离子之光、镍都传奇以及从书院学堂到现代教育，还有中国舞剧的“双子星”。总之，“丛书”沿着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探究华夏文明演变的轨迹，力图实现细节透视和历史全貌展示完美结合。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积累多年的文化和出版资源为基础，集省内外文化精英之力量，立足学术背景，采用叙述体的写作风格和讲故事的书写方式，力求使“丛书”做到历史真实、叙述生动、图文并茂，融学术性、故事性、趣味性、可读性为一体，真正成为一套书写“华夏文明之源”暨甘肃历史文化的精品人文读本。同时，为保证图书

内容的准确性和严谨性，编委会邀请了甘肃省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兰州大学以及敦煌研究院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和学者参与审稿，以确保图书的学术质量。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2014年8月

# 目

# 录

## Contents

### 引言——谈古叙今话张掖

- |     |              |
|-----|--------------|
| 001 | 祁连雪水润河西      |
| 011 | 远古先民的足迹      |
| 018 | 丝绸之路上的千年古邑   |
| 034 | 见证沧桑的扁都口     |
| 046 | 妇颜娇媚焉支山      |
| 059 | 皇家马场雄风依旧     |
| 071 | 向着太阳走来的裕固族   |
| 089 | 佛音回响千年的马蹄寺石窟 |
| 101 | 卧佛安睡化尘劫      |
| 112 | 浸没于岁月烟尘的黑水国  |
| 122 | 谜一样美的七彩丹霞    |
| 131 | 慰藉心灵的河西宝卷    |
| 145 | 主要参考文献       |
| 148 | 后记           |

## 引 言

### ——谈古叙今话张掖

张骞通西域，让一条名为“丝绸之路”的陆上通道长久地镌刻在了人类文明史册中。自此之后，西起古都长安（今西安），连接亚洲、非洲以及欧洲，绵延 7000 余公里的古代商贸路线——丝绸之路，就成为了驼铃悠远、商贾云集、僧侣往来的喧嚣繁忙之地，成为了经济互补、文化互渗和民族融合的大长廊。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一路”、“一墙”永留史册。“路”——丝绸之路，“墙”——万里长城，都是极为重要的中华文化符号。西去的丝绸之路承载中国人渴望与世界沟通的宽广胸怀，蜿蜒的长城表达的是人们对和平、安宁生活的向往之情。丝绸之路以柔软光洁的织物连通自我与他人，长城用粗砺厚重的砖瓦抵御外族的利剑铁马。开放、包容、多元是丝绸之路不变的文化质素，防御、自保、图存是万里长城远的核心要素。但无论是通路还是筑墙，目的皆指向民族的安定、团结与繁荣。人心向稳、人心向和，亘古不变、代代相传。如果说丝绸之路是永久挽系于地球上的巨型彩带，遍布沿线的文化遗存是彩带上光芒熠熠的装饰品，散落各处的古城便是一个个紧实华美的结扣。丝绸之路的“结

扣”众多，张掖就是其中之一。

张掖，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因为复杂的历史变迁，河西走廊一度是春风不度、羌笛幽怨的荒凉边塞。

今天，这片土地依然被偏见的尘泥所遮蔽，由于人们没有打破“西北寒荒偏僻”的固化思维模式，张掖也成了河西走廊一颗光泽黯淡的珍珠。其实，这里是“张国臂掖，以通西域”的千年古邑，是河西“外通哈密、内接关辅、边陲锁阴”的扼喉之地，是丝绸之路三道会合之地，是商旅和行者过流沙、越葱岭前的休整驿站，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埠，也是我国于1985年公布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素有“金张掖”之美誉。

张掖有华夏文明最早的星光，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已经有人类生息劳作，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甘肃文物普查中，文物工作者在山丹县壕北滩发现了马家窑文化遗存，与此同时，文物工作者还在张掖境内发现了多处马厂类型的文化遗存，为远古人类曾在张掖大地上谱写文明乐章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这里有“高山固体水库”——祁连雪峰，以及张掖人民的“母亲河”——黑河，祁连积雪、黑河涛声是亘古不变的张掖盛景。张掖，因为有“水”而灵动美丽，因此有“不望祁连山顶雪，错将张掖认江南”的赞誉；也因水的滋养，这里“一湖山光，半城塔影，苇溪连片，古刹遍地”。长期以来，它都是中国西部重要的粮油产区。

张掖有见证过历史沧桑，现如今又享有“山地户外运动训练基地”、“中国美丽田园”、“中国旅游自驾游营地十强”、“最美的色彩天堂”等桂冠的扁都口。回望历史，取道扁都口发生的战役数不胜数，如五凉时期北凉王沮渠蒙逊与南凉国君主秃发傉檀之间的几次交战、唐朝大将杜宾客大战吐蕃、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派兵夺取西宁、明末闯王李自成部

将贺锦攻青海、近现代史上的数次回民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兵团从青海进入扁都口解放民乐、张掖等。从扁都口走过的历史名人也可以开列出很长的名单，不仅有隋炀帝、张骞、霍去病等王公将相，也有东晋高僧法显、“中国新闻巨子”范长江等求法僧侣或文人墨客。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这是一首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古歌，也是一曲痛彻心扉的民族绝唱，而张掖就是焉支山所在地。焉支山曾是匈奴女子的天然粉妆码头，是少将军霍去病率兵鏖战的古战场，是隋炀帝谒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臣、举行“万国博览会”的重要场域，也是历代文人墨客一再吟诵的重要意象。如今，焉支山是享誉海内外的自然风景区，是松柏苍翠、清泉潺潺、云蒸霞蔚、景致怡人的省级森林公园。

明成祖朱棣曾说：“古者掌兵政谓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最重。”战马被历朝历代看重，而草场、马场则是战马能够生存、繁衍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自西汉以来，被誉为“丝路绿宝石”的山丹军马场始终熠熠生辉。两千多年里，这里走出了不计其数的战马，与历朝将士们共同血洒沙场、建功立业。山丹军马场一直都是历代孳养军马的天然牧场，是目前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皇家马场，也是让张掖历史更为厚重的“功臣”之一。

张掖境内分布着汉族、回族、藏族、蒙古族、裕固族等二十多个民族，肃南县还是全国唯一、甘肃独有的裕固族自治县。自称“尧乎尔”的裕固族曾经游走于西域的戈壁大漠和雪山草原之间，曾经驾高车、骑骏马，曾经驰骋沙场、建都立汗，也曾经为避开烽烟、坚守信仰、远离灾祸而毅然东迁。一首《尧乎尔来自西至哈至》唱出了这个民族过往的艰辛苦涩，一曲《裕固族姑娘就是我》道出了她们现今的幸福美满，精致华丽的民族服饰是她们对美的追求与诠释，盛大的祭鄂博仪式传递的

是尧乎尔对信仰和文化的执着与坚守。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还分布着一处始凿于北凉十六国时期的重要石窟——马蹄寺石窟，是一个庞大的石窟集群，包括千佛洞、南北马蹄寺、上中下观音洞以及金塔寺7个小石窟群。初为汉传佛寺，后来逐渐演变为藏传佛教重要寺院，祁连风光、裕固风情和石窟艺术在这里完美融合，与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并称为河西佛教圣地的三大艺术宝库。

张掖大佛寺有“西夏国寺”之美誉，也是国内唯一一座西夏佛教寺院。始建于西夏崇宗永安元年（1098），是西夏至元代诸朝的皇家寺院。它亲历过王公贵族命运的起承转合，充当过佛教僧侣舒缓身心的休憩驿站，担任过宣讲佛理、弘扬佛法的大讲堂，也接纳过马可·波罗等“在路上”的人。如今的大佛寺中，唐咸亨元年手抄本《妙法莲华经》古色古香，明代永乐《佛曲》保存完整，明英宗朱祁镇颁赐的《永乐北藏》完好无损，金粉手书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光熠熠，姑苏坊刻本佛经历久弥新，大殿内的西游记壁画栩栩如生，观音救难壁画、刑天壁画等惟妙惟肖。

在距张掖甘州城区西北12.5公里处的明永乡，有一片沙窝，沙窝中有一处古城遗址，人们将其称为“黑水国遗址”。以黑水国遗址为中心，周围分布着汉代至魏晋时期的300多座墓葬。黑水国遗址是一处集史前遗址、古城址、古寺院遗址、古屯庄、古墓葬以及古代居住、耕地等文化遗迹为一体的地下文物宝库。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一个庞大的原始部落在黑水国生息繁衍，以后的漫长岁月里，黑水国一直命运多舛，不断被人类开发利用又几遭废弃。似乎陷入宿命轮回的黑水国以一种残酷的存在，向人类诠释着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性。

在人们的固有观念里，欣赏丹霞地貌应该到岭南等地。但张掖丹霞

地貌群却在不经意间打破了大家的惯性思维，它是窗棂状宫殿式丹霞的命名地，是干旱区丹霞地貌的典型代表，也是国内唯一的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景观高度复合区。曾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主办的评选活动中，被评选为“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之一；曾被《图说天下·国家地理》编委会评为“奇险灵秀美如画——中国最美的六处奇异地貌”；还被美国《国家地理》评选为“世界十大神奇地理奇观”之一。

在地理阻隔未能有效消除的闭塞生活中，河西人的精神世界却异常丰盈，不得不说，河西宝卷功不可没。它是敦煌变文的分支，被视为“活着的敦煌变文”。主要流行于丝绸之路沿线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区，而这些地方皆是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认真回望、仔细品读，或许能够找到河西先辈们物质匮乏却精神充实的“文化密码”。

远古文明灿烂卓著，祁连雪峰巍峨高耸，扁都雄关历久弥新，焉支山畔风光秀美，山丹马场绿草如茵，裕固人民幸福康乐，马蹄石窟寂然屹立，大佛名寺香火缭绕，黑水古城苍茫悠远，七彩丹霞美不胜收，河西宝卷传唱千年，成就了丝路古邑传承千年的古风古韵，勾勒出了轮廓明晰、内容厚重的金张掖图卷。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对张掖这片沃土佳地来说，自然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建设旅游大景区、商贸流通大“互市”、丝路文化大博物馆及赛事承办与户外体验大运动场，是张掖提出的构想、做出的承诺。人们有理由相信，丝绸之路上的千年古邑不仅有辉煌的过往、灿烂的当下，更应该有隽永美好的未来。

## 祁连雪水润河西

说起家乡，河西人都会骄傲地说“我是喝着祁连山雪水长大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这样豪放粗犷的故土意识，似乎与南方人温婉细腻的水乡情结对比鲜明，但足见祁连雪水之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另外，“金张掖、银武威、玉酒泉”早已是河西走廊的金字招牌，而祁连积雪就是让张掖、武威和酒泉保持其“金、银、玉”特质的根本。因为有祁连山，河西多绿洲；因为有水，河西地广却不稀。

祁连山，得名与匈奴有关，在古匈奴语中，“祁连”意为“天”，所以，祁连山亦有“天山”之称，又因为它位于河西走廊以南，故又有“南山”称谓。祁连山位于青藏高原北部边缘，甘肃省西部和青海省东北部边境，西北接阿尔金山山脉，东至兰州兴隆山，南与柴达木盆地和青海湖相连。整个山势由西北朝东南走向，包括走廊南山—冷龙岭—乌鞘岭、大通山—达坂山、青海南山—拉背山三列平行山系。其间，夹有大通河谷地、湟水谷地及青海湖盆。狭义的祁连山指的是最北一支的走廊南山与冷龙岭。平均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主峰是冷龙岭、祁连山（素珠链峰）和疏勒南山，海拔分别为4843米、5547米、5808米。

祁连山巍峨雄伟、层峦叠嶂，海拔 4000 米以上的山峰终年积雪、积素凝花。明代，曾任甘肃巡抚的陈棐在同名诗《祁连山》里写道：“马上望祁连，连峰高插天。西走接嘉峪，凝素无青烟。对峰拱合黎，遥海瞰居延。四时积雪明，六月飞霜寒。所喜炎阳会，雪消灌甫田。可以代雨泽，可以资流泉。三箭将军射，声名天壤传。谁是挂弓者，千年能比肩。”“四时积雪明，六月飞霜寒”极其准确地概括出了祁连山的总体特征，是的，因为这里海拔较高，很多山峰都位于雪线之上，年降雪量远远大于消融量，“高山固体水库”、“万年雪源”由此形成。



| 祁连雪峰

分布于甘肃地界的祁连山有 70% 位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河西走廊的金昌、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都是雪峰最大的受益者，因为“雪消可以灌甫田”，既可代雨泽，又可资流泉。素有“祁连第一高峰”之称的素珠链峰就在肃南县境内，以 5547 米的高度雄踞祁连众峰之首，西起洪水坝河，东至丰乐河，北临河西走廊南界分水梁，东西宽 38 公里、南北长 50 公里。